

最美飞行日记

■谢旭峰

穿越云层俯瞰大地,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绿油油的农田和积木般的楼房依稀可见。人们很难想象在头顶上的万米高空,一场“二对二”自由空战激战正酣。

为避免被对手同时干扰压制,红蓝双方隔着数十千米进入空战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这是属于蓝天的铿锵舞曲,四架战机看似舞步轻盈,实则暗藏杀机。

这一切,都被一架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下来。而记录这场由中距打到近距,从高空打到低空的自由空战的,是一位被称为“空中小王子”的海军航空兵部队飞行员王中元。

和童话《小王子》里那个将飞行视作生命的飞行员一样,王中元对飞行有着发自肺腑的热爱。凭着这份痴迷与执着,他在中俄联演等一系列演习演练和南海海域海上阅兵、西沙驻训等重大任务中拔得头筹。如今,“80后”的他,已经从飞行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一路成长为某国产新型三代战机长机、教员,荣立3次三等功,2次二等功。

飞行是一项危险的职业,2013年,飞机升空没多久遭遇左发故障。发现问题后,他机敏果断处置,战鹰平安返航。

这之后,王中元仔细思考了他挚爱的职业,他深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他的选择是在空战的艺术中,热忱地拥抱生活。正是基于此,王中元喜欢上了《空战的艺术》。这项艺术在几个思维空间里为他打开了观察和体验世界的窗户。对于“在实战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没人能发挥什么创造力”的说法,王中元的解释是:平时实实在在地钻研战法远比依赖战场上的灵机一动可靠。

“享受眼前的时时刻刻”,则成为王中元领略世界的第二个窗户。他带着设备在空中拍摄,并说这是最美的飞行日记。他用镜头记录飞行,实时采集执行任务时出现的各种空中动态;他用镜头记录生活,战友、亲人……这些年,王中元用镜头记录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摄影需要开阔的视野,艺术气质同样不可或缺。王中元书柜中的两本书格外引人注目:《米开朗基罗传》《达·芬奇传》。他一直努力在镜头中寻觅、感知和发现生活之美。2018年执行转训任务期间,妻子预产。没能亲眼见证孩子的诞生难免遗憾,他索性用转训地的地名给儿子起名。在他的宿舍,一张妻儿的大幅写真总会引起到访者的关注——经过王中元镜头的深情诠释,爱妻的娇美、孩子的童稚扑面而来……

对他而言这也是最美的“飞行日记”。

版式设计:林德渠



扫码阅读更精彩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一个个普通家庭培养出的爱国青年,凝聚成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磅礴力量。这种力量,犹如大海般托起祖国这艘大船不断前进。

骑鲸蹈海,劈波斩浪,在人民海军诞辰70周年之际,《军人家庭》走进潜航在大洋深处30余年的潜艇人马庆忠的家,听他们讲述祖孙四代七人的军旅故事;走进“听外公战斗故事长大”的新一代海军军官严冬的家,感受一个家庭70年来深蓝色的梦;走进被誉为“空中小王子”的海军航空兵部队飞行员王中元的家,倾听他对蓝天的热爱和对家庭生活的真情真切……

爱在大洋深处

■马庆忠

家庭的激励

故事要首先从我的舅老爷说起。他是一个小有文化的青年,接受新思想比较快,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吸引,我这个舅老爷,跟随叶飞的步伐,转战南北,还号召当地青年参加革命。我的姑姑也是受他的影响,冲破封建思想枷锁,离家参军的。在革命队伍里,姑姑又认识了姑父,他们结为革命夫妻,跟着队伍从安徽打到黑龙江,然后又打回山东,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打回福建,最后在上海市离休。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父亲也到部队参了军,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我高中毕业后,父亲说,“男人应该干对国家、对社会有意义的大事,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经营自家的小天地。要么考大学学更多知识,长本领建设国家;要么参军保卫国家”。在父亲的引导下,我积极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潜艇兵。

1987年10月,村镇的锣鼓队将我及我的家人送到了去军营的军列上。站台上,挤满了入伍的新兵和送子参军的家长,每家都是恋恋不舍,依依惜别。有的热泪满眶,有的泪满前襟。我的父亲则拉着我的手说:“孩子,参军到部队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听领导的话,听组织的话,做让组织放心的人,干让组织放心的事,千万别当孬种。”这句话成了我立志军营、献身国防的最朴素、最原始的那粒种子。我将它深深埋在心里,后来还让它生根发芽壮大。

难忘兵之初

参军第一站,我来到潜艇兵摇篮——海军潜艇训练团。

之后,我申请到当时生活条件最艰辛的只有“一条马路,一座楼”的三亚,在新中国第一代国产潜艇上,当起了舰务兵。

当我看到一张张被太阳晒得黝黑

的脸,十几个人一个房,开门就能碰到床的住宿条件,还有那布满机械设备的潜艇里一双双充满自信的眼睛时,我那时在训练团考试专业第一的自豪和神气荡然无存了。我知道,在这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八月的三亚,气温高达三十四、五摄氏度。静卧在海面的潜艇,在太阳炙烤下的温暖海水的保温和海水二次反射额外补光的双重作用下,舱室温度能让一个穿着裤头背心的人进去钻一趟就汗流如注!但是为了能够早日达到独立履行值班职责的能力,我一台设备一台设备地练,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摸,连续一个多月吃住住在潜艇,不回宿舍住宿,不出营区游玩,最后以第一的成绩成为同年新兵中第一个独立值班的人。

1993年,我从海军潜艇学院常规潜艇技术指挥专业本科班毕业后,回到了海南三亚,开始了潜艇航海长的军旅生涯。

初恋的感觉

大部分同志都有初恋那种令人难忘的甜蜜回忆。我的爱人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有初恋的感觉吗?我说我第一次和你谈恋爱,不知道什么是初恋的感觉。她说就是那种对对方十分想见,见了又不知道怎么表达,心里那种甜滋滋、美滋滋的感觉。我想了想才说,有!她问是谁?我问,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她说,当然是实话。我说,那就是我们的潜艇。她当时还不高兴,经过几年的观察,她终于同意了我的说法。我在潜艇工作三十多年,无论是刮风下雨,不管在探亲休假还是生病休息,只要一说潜艇有任务,艇员队有事情,我都立马像打了鸡血一样,火急火燎地往单位跑。直到现在,每次一说起潜艇工作,我都有一种回忆初恋的感觉。

随军后,家属就在部队营区内。但是为了潜艇上的工作,我严格遵守部队干部留营制度,白天带领同志们训练,保养装备,只有晚饭后才能回家洗个澡,逗孩子玩一玩。对家属来说,那是一家人最幸福快乐的时光。可



是,当我下楼骑自行车向单位走的时候,孩子总是恋恋不舍,爬在窗口,边哭边喊,“爸爸再待一会,再待一会”。这时候,爱人总是会说,“爸爸还有更重要的事”。她说的重要的事,就是我真心挚爱的潜艇。每当此时,心里总有一种酸酸的难受。

习惯一种生活

带孩子,做饭,操持家庭,女人真不容易。当一个动不动就几天、十几天,甚至个把月得不到一点关于丈夫消息的潜艇兵妻子更不容易。

我的妻子胡平在儿子刚满两个月时来到军营。由于当时任务重,我只是草草准备了一间临时来队房,匆匆忙忙清洗了地板,没有等地上水迹流干,就将锅碗瓢盆铺盖卷搬进去了。破旧门板上的锁,我也没来得及修理。晚上,家属只能用椅子顶住房门。第二天,她抱着孩子步行一小时到地方菜市场购置油盐、菜、米,回来自己洗菜做饭,给孩子洗澡、洗衣服、洗尿布。对于一个初为人母的年轻妈妈来说,这是比较困难的事。一周后,我看到她时,已是两眼熬得通红,喉咙哑得说不出话,人也累瘦了一圈。就这样,一个潜艇兵的妻子开始习惯了独自带孩子,样样家务还要自己做的

生活。

接力棒

儿子从小在军营长大,军营中叔叔们对事业的热爱也深深地影响到他,在他幼小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热爱海军、热爱潜艇的种子。

有一次,他与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我的一个战友从其旁边路过逗几个小朋友玩,其中一个小朋友用手中的小树杈准备去打那个战友,我的小孩马上制止:“别打!别打!那叔叔是我爸单位的海军,不能打,是开潜艇的,可厉害了!”战友听了心里感到暖暖的,回来和我说,“艇长,咱们潜艇兵真是后继有人。”我问此话怎讲?他将事例讲给我听,说想不到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保护我们舰艇兵,保护海军。

那时儿子才上小学二年级。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儿子一天天长大。每当问他长大后干什么时,他总是说我要当长大当海军。

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到我儿子这一辈,又有3人光荣加入了人民海军,接过我们的接力棒继续奔跑。

上图:一家人在一起。

李辉凤摄

深蓝色的梦

■小野

方,立下誓言,要到大洋上去守卫祖国。

2019年,已经是海口舰副政委的严冬,最想念的是外公的唠叨。此刻,他想告诉外公的是他深蓝色的梦里,又多了3个人,那是他的妻子黄变和两个孩子——团团和圆圆。

2010年,严冬与在海口市双拥办工作的黄变结婚。结婚不到2个月,黄变目送严冬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这一走,就是196天。之后,聚少离多成为他们的日常。

2014年7月18日夜间,超强台风“威马逊”正面袭击海口。晚上9时左右,在上海执行任务的严冬听到了急促的手机铃声,“喂……”还没来得及等他折断第二个字,风声、雨声、噼里啪啦的炸裂声一股脑儿传来。他听到妻子隐隐约约的声音,“风从西南角的卧室吹进来,把客厅的电器都吹翻了,门窗也已折断”。严冬不由地抽搐了一下。紧接着,一个浑厚有力的声音,穿过夜的黑暗,传到黄变耳畔,“你慢一点,到卫生间,那里是四堵墙……”话还没说完,电

话里已经是“嘟-嘟-嘟”的忙音。严冬知道,此刻通信中断了。想着8个月身孕的妻子,严冬不知道今夜将会发生什么。打开气象卫星云图,严冬一遍一遍分析台风的路径和走势。一直到12点,看到台风转向的消息,他才长吁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严冬递交了请假报告。而此刻,电话响起,是妻子打来的。她告诉他,“放心,我已经在单位了”。距离预产期不到2个月的黄变,挑起了“重建家园”的重任。

在严冬眼里,黄变从小就是坚强的孩子,顾大体、识大局。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让她选择了护理专业,一毕业就进了妇产科,之后又上了120急救车,一直到后来走上双拥岗位。帮助更多的人,是黄变不变的梦想。

2018年5月16日,是海口舰第一次靠泊港口“回娘家”的日子。黄变早早地等候在码头,一点一点看着悬挂满旗的战舰回到祖国的怀抱,进入她的视线。那一刻,她满眼泪花,“在‘流动国土’上保卫祖国的男人,走到哪里都是最美的风景”。

回到家,严冬的第一件事是拿出尺子给孩子量身高。他说,“别人的孩子是一点一点长高的,我的孩子是一截一截长大的”。然后,他们开启了一家人的快乐时刻:做家务,学游泳,到游乐场,还做各种插花。

严冬计算过一个数字,每年和孩子见面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个半月,等到她们18岁离开家,所有的陪伴也只有2年多一点的时间。严冬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年给孩子拍一个成长短视频。在这些视频里,小女儿1岁的视频,他看一遍流一遍泪:23:36分,一声啼哭,一个新的生命降临。第一次坐立,第一次过年,第一次会爬,第一次走路,第一次游泳,第一次拿起电话……

说实话,黄变也常常感觉累。但是,她和丈夫一样,有一个深蓝色的梦。他们把生活过得极简,无论风暴、等待、寂寞,都是因为那片深蓝。

左上图:远航归来。

王栋摄

心语

面向大海呼唤

■姚瑶

海军,海军。多念上几遍
心中就升起自豪
我常把母亲、山川、祖国
和一条奔腾东去的河流
写进大气磅礴的诗里
让这些闪亮的字眼
融进我的生命

耸入天际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被鲜血染红的礁盘
延伸了这片大海
纪念碑上镌刻的名字
生辰、籍贯,所有的文字
都一一变成了
两个硕大的方块汉字:祖国

海军,海军。无数个梦里
我在呼唤你
每一个中国人
都如我一样
在您70岁生日来临的时刻
在梦里无数遍呼唤你

以蔚蓝色的名义

■林文钦

以蔚蓝色的名义起誓
这是发自辽阔海洋的呼唤
风吹蓝天落进浪花
载着战士去远方赴约

随着海风翱翔成鸥鸟
打开充血的喉咙去吟唱
注目威武水师舰艇巡航
去蓝色深处放牧白云

我在行囊中装上海的颜色
装着唱给祖国的歌
还有母亲的殷殷嘱托
倾听阵阵浪涌
阅读大海在阳光中的微笑

